重粮食危机。  
　　全球气候变化也对非洲粮食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受厄尔尼诺等因素影响，2015年以来，非洲南部和东部多国遭遇严重干旱或洪水，加之农业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抗灾能力不足，粮食产量和牲畜数量出现大幅下降。  
　　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在会上表示，在国际社会支持下，目前绿色气候基金已开始运作，将向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减少对粮食安全影响。他在会上呼吁非洲国家将政治承诺转换为实际行动，推动农业包容和可持续增长，力争早日实现“零饥饿”目标。  
　　为应对粮食安全挑战，粮农组织还在会上提出各国应制定实施完备的农村发展政策，推动农业结构转型，促进农业与其他产业协同增效，重点还要为非洲年轻人创造更具吸引力的农业工作机会，通过加强扶植和培训力度，吸引更多青年人加入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和销售。这将充分释放非洲国家人口红利，增加粮食产量和产值，同时还能改善当地青年人就业状况。  
　　（本报喀土穆2月23日电）  
　　2月20日，一场特别的招聘会在德国柏林举办，约200家公司专门为4500多名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中东国家的移民和难民提供就业机会。据报道，此次招聘会旨在让难民和移民在被保护的状态下进入劳动力市场。图为几名来自中东国家的应聘者向欧洲企业的雇主咨询招聘相关情况。  
　　人民视觉  
　　新华社堪培拉2月23日电  （记者赵博）澳大利亚副总理巴纳比·乔伊斯23日因婚外情丑闻宣布辞去副总理和澳国家党党首职务。  
　　正在休假的乔伊斯当天在其选区新英格兰召开发布会，宣布下周一将正式辞去副总理和党首职务。他说：“非常感谢支持我的选民，但是我的作为愧对你们对我的支持。”针对近来面临的性骚扰等一连串指控，乔伊斯表示，“这些指控都不成立”。  
　　澳媒体7日曝光乔伊斯与其前媒体顾问维基·坎皮恩的婚外情，引发澳政坛震动。反对党指认乔伊斯违反工作守则，帮助坎皮恩得到两份高薪政府工作。  
　　澳总理特恩布尔15日宣布禁令，要求部长级官员不得与下属发生性行为。22日晚，维多利亚州国家党议员公开要求乔伊斯辞去现有职务，称其所作所为与其职务不符。  
　　国家党将在下周一选举产生新党首，新党首将接任乔伊斯的副总理职务。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2月23日电  （记者吴刚）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克麦罗沃州境内23日凌晨发生一起客车与货车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9人受伤。  
　　据悉，这辆客车车上有52人，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驶往克麦罗沃州的一个村庄。据初步查明，客车在行驶中打滑驶入对面车道，与正常行驶的货车相撞。  
　　目前，克麦罗沃州内务部门正协同当地交警部门在事故现场开展详细调查。  
　　据埃及《第七日报》2月23日报道，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22日发表声明承认，今年1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造成10名平民死亡。在过去的3年间，反恐行动已造成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至少841名平民丧生。中东媒体强调，实际沦为反恐战争牺牲品的平民数量比这一数字还要高出许多。  
　　2014年9月，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展开“坚定决心行动”，打击盘踞在伊拉克境内和叙利亚北部地区的恐怖分子。在“伊斯兰国”遭到重创同时，有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被殃及。  
　　国际联盟在声明中表示，已于今年1月结束对116起杀害平民相关报告的审核工作，但仅认定2016年10月至2017年11月期间的4起是“可信的”。根据该声明，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除了已有至少841名平民在空袭中丧生外，另有485则关于平民丧生的消息“仍在核实之中”。  
　　中东媒体对空袭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多有批评，呼吁美国反恐行动应该瞄准目标予以“精准打击”。“遗憾的是，国际联盟依然我行我素，对当地民众的呼声置若罔闻，致使越来越多的老百姓受到波及，沦为反恐的牺牲品。”“阿拉伯门”网站这样评论说。  
　　对于国际联盟声明中公布的数字，一些阿拉伯国家媒体持怀疑态度，认为真正的平民伤亡数字要高得多。“中东在线”网站报道称，在持续9个月的伊拉克摩苏尔收复战中，空袭行动固然为击退“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做出了贡献，但也将这座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炸成一片废墟，还有不少城中居民惨遭不幸。据统计，约1万名平民在摩苏尔战役中遇难。然而，国际联盟仅承认在摩苏尔附近的空袭中“有大约300个可信的平民伤亡报告”。  
　　中东媒体称，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反恐行动得到了伊政府的同意和配合，但在叙利亚境内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叙当局的许可。叙利亚政府认为美国的反恐为“非法”，并强调美国向反对叙政府的“恐怖分子”提供了大量援助。叙利亚外交部日前分别致函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秘书长，呼吁谴责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叙利亚的“非法行动”，称国际联盟在叙利亚犯有“战争罪”。声明称，“叙利亚要求谴责这场屠杀，追究国际联盟的责任，并迫使其停止导致成千上万平民伤亡、基础设施毁坏和财产损失的罪行和侵略行径。”  
　　（本报开罗2月23日电）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2月22日电  （记者陈文仙、杜震）以色列国防军22日表示，以色列和美国将于3月举行大规模反导联合军演。  
　　以军当天发布声明说，代号为“杜松眼镜蛇2018”的联合军演将于3月4日至15日举行，届时将有来自美军欧洲司令部的2500名军人和以色列国防军防空、后勤、医疗等部队的2000人参演。  
　　声明说，今年举行的第九次“杜松眼镜蛇”军演是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目的是加强两国军队的合作与协调，促进双方的军事交流，增强防空能力。  
　　以色列和美国自2001年起每两年举行一次“杜松眼镜蛇”弹道导弹防御联合演习，上一次演习是在2016年2月。  
　　上善若水。武汉，是一座与水结缘的城市。从飞机上俯瞰武汉，大小水泊，星罗棋布，整个城市笼罩在一片蒸腾的水雾之中。长江穿城而过，由于长江在城内的走势，武汉城大致分为三块，武汉三镇由此而来。  
　　滚滚长江东逝水，奔腾到海不复还。与长江的惊涛拍岸、劈山绕岭不同的是，东湖翠烟缭绕、静娴毓秀，似乎是这座城市的另一张面孔。  
　　东湖，与长江仅一堤之隔，因位于武汉市内东部得名，水域面积达三十三平方公里，是中国水域面积最大的城中湖之一。一百多年前，曾通连长江，水患频繁，1899年至1902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在长江和东湖之间修筑武金堤和武青堤，东湖的独立形态才得以形成。  
　　我在武汉求学时，学校距东湖不远，从学校侧门出来，穿越一段充满烟火气的街巷，过了卓刀泉路口，便豁然开朗，街巷中化不开的油烟味道仿佛成了前尘旧事，开阔清新的东湖水域扑面而来。  
　　从听涛景区开始游览，唯见碧波万顷，山色空蒙，远处的杉林郁郁葱葱，直堤一痕，横卧湖面，亭台二三，飞檐翘角，倒影寒清，烈风渐软。湖上明月，装饰了诗人的窗子，也装饰了夜游人的心情。  
　　一年四季，东湖的景色各有不同。  
　　潋滟春日，莺飞草长，游人如织，攀登至磨山之巅，万卷河山尽收眼底，极目楚天舒。十里樱花，粲然若烟。  
　　夏荷并不罕见，东湖的夏荷则胜在格局阔达、豪爽不拘，裹一袭霓裳羽衣的芙蕖仙子，在一片湖光山色中，迎风起舞，风姿绰约。宋人释文珦曾作诗《东湖荷花》：“酣红腻绿三千顷，总是波神变化成。”登画舫，乘快艇，泛舟湖上，劈波斩浪，人在画中游且吟，暮霭沉沉楚天阔，又是一番情致。  
　　秋冬时节，湖畔层林尽染，红色的水杉就像一排排笃定的卫士，静静矗立湖畔，守护着东湖的水，陪伴着东湖的风，那一抹明艳的红，热情似火，驱散了冬日的寒冷，温暖了游人的寂寥。  
　　东湖的美，说不完、道不尽。  
　　湖中烟波浩渺，卷起千层浪，变幻的天空，变幻的云，仿佛在诉说千百年来，东湖所见证的变幻的历史与变迁。  
　　相传屈原曾在东湖“泽畔行吟”。行吟阁是东湖景区为纪念我国伟大诗人屈原而修筑的一处楼宇，位于听涛轩东侧，三层飞檐，翠瓦覆顶，阁前矗立着屈原全身塑像，高冠长佩陆离之剑，端庄凝重，凝眸视天。  
　　两千多年前，偌大的楚国宫殿容不下他清瘦的肉身，飘逸的衣袖容不下他热气腾腾的理想。这个哀伤的楚国人，独立湖畔，向天地、向山川、向星月发出叩问，掷地有声，忧思绵长，宛如一湾悠悠东湖水。  
　　楚国灭亡后，屈原纵身一跃，投入汨罗江，此地空余黄鹤楼，白云千载空悠悠，在中华文明的史册上留下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背影和几卷酣畅淋漓的长诗。  
　　与楚怀王时期楚国的内忧外患、日渐羸弱不同，忆当年，他的先人楚庄王即位时，楚国局势还不稳，令尹斗越椒举兵叛乱，楚庄王亲自到东湖击鼓督战斗越椒，战鼓声声，旌旗猎猎，军心大涨。慌乱中，斗越椒向楚庄王猛射一箭，这一箭射在了楚庄王身侧的鼓架上，鼓架山由此得名。后来，楚国在楚庄王的带领下迎来鼎盛时期，位列春秋五霸。鼓架山就坐落在如今的东湖风景区。  
　　战火与烽烟早已飘散在历史的长风中，行走在今天的鼓架山上，有谁记得，两千多年前的鼓架山上，曾经的战马嘶鸣？这里只有桃花灼灼，含笑春风，飞鸟嬉逐，青松挺直。  
　　东湖的美是有形的，具体的，春有樱花夏赏荷，秋看红叶冬品雪。东湖的魂却是无形的，文化的，就在史书中，在文人墨客的诗句里。在听涛轩，把酒凭栏，与花为伴，拥天抱地，聆听拍案声，对湖数寒鸦，恍惚间，杜甫吟着“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从唐朝走来，陆游吟着“一樽是处成幽赏，风月随人不用呼”从宋朝走来。  
　　一路走来，东湖并不孤独。坐拥二十万件文物的湖北省博物馆距离听涛景区不远。在这里，曾侯乙编钟在历史的角落里回响。四十年前，沉睡千年的编钟演奏出一曲浑厚的《东方红》，东方意蕴，清脆悠远，就像东湖水的涟漪，一圈一圈，漫延开去，来自两千多年前的声音，穿越时间之轴，全世界驻足聆听。  
　　同样是镇馆之宝的还有越王勾践剑。这一把闪耀着时间光芒的冷兵器，产于越国，由于风云际会、世事吊诡，怀揣着永久的遗恨，长眠于楚国。勾践剑与东湖水，一刚一柔，剑不语，水无言，共同见证了楚越的兴衰。  
　　浩荡长风从历史深处吹来，东湖的水面因此波澜起伏。不远处，城市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奏响欢快的新时代之歌。  
　　如今，东湖绿道已全线贯通，全长一百零一公里，宽六米，宛如一道妩媚的风景线，串联起磨山、听涛、落雁、渔光、喻家湖五大景区，成了市民日常生活、休闲养生的好去处。春风十里，冉冉碧丝摇荡，烟堤幕翠，杨柳夹岸，连接起来的绿道让几大景区之间四通八达，让东湖有了一种全新的游览方式。  
　　今年年初，雪后初霁时分，很多市民不顾寒气袭人，在湖心亭上赏雪，半山半水伴红叶，梅香映雪月黄昏。三百多年前张岱在江南湖心亭看雪，景致恐怕也不过如此罢。  
　　我和友人相伴而行在这个旧貌换新颜的东湖绿道上，冬日的寒气早已褪尽，早莺暖树，新燕啄泥。几名大学生从我身边飞驰而过，他们骑着共享单车，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下，谈天说地，青春飞扬，迎着东湖的晨曦，向着春天和远方驶去。  
　　春节里，最合家欢的娱乐是什么？  
　　放鞭炮，那是有些孩子气的项目；喝大酒，那是豪饮客之间的比拼；打麻将，门槛高且人数有限……团圆饭吃罢，麻将打乏，还没到放鞭炮的时间，酒后的醺醺然、玩闹后的疲惫、家长里短聊尽的空乏一起袭来，一家老小还能干些什么呢？  
　　——看电视吧。  
　　只要打开电视，无论播放的是什么节目——电视剧、电影、新闻、访谈、晚会，甚至广告——都可以成为打开话题的由头：这个节目精彩，那个明星最近有新动向，国际上这件大事你知不知道，看到这个画面就想起我当年……你一言，我一语，欢快的气氛便重新弥散开来，即便是偶尔几分钟冷场，也不至于陷入尴尬的一片死寂。  
　　我已多年不怎么看电视了，但过年回家少不了和家人一起看；许多朋友自家电视也常年吃灰，可过年时微信上随口一问，也都是“我陪家里人看电视呢”。当然，“谁陪谁”是个有趣的问题。上到杖乡杖国的老人，下到牙牙学语的孩子，谈得上酷爱看电视的，如今已不多见；但齐聚一堂时，“看电视”倒成了大家都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的消遣。我们陪家人看电视时，家人也陪着我们看电视。陪与被陪之间，便是亲情萦绕之处。  
　　我和我的同龄人，也算是和电视一起成长的一代。最早是“熊猫牌”“上海牌”的黑白电视机，头上顶着天线，脸上挂着旋钮，活像老式收音机的亲戚，靠着天线角度与调频旋钮的“玄学”调试，在一片“雪花点”中艰难捕捉央视主持人的脸；后来是各种日本进口的彩电，带有硕大的“后脑勺”一样的显像管，正面看一张方正国字脸，侧面看一张圆鼓鼓包子脸，面板上1到10的按钮一字排开，一个按钮一个频道，十个按钮只多不少，倘若再能摸出半块砖大小的遥控器，表演一下隔空换台，简直算得上炫富了。再后来，国产彩电打破洋品牌的“专宠”地位，“长虹”“康佳”“创维”等满是吉祥的中国名字，价格也透着自家人的厚道，遥控彩电从此飞入寻常百姓家……电视机几经迭代，正脸越来越大，侧脸越来越平，后脑勺越来越小，电视频道数也长到了三位数。终于到了今天，变成挂在墙上的薄薄一块玻璃，倒退短短二三十年，这样的电视可算得上是匪夷所思的天工造物了。  
　　在我的记忆里，电视就是童年伊甸园里的禁果，巨大的诱惑驱使着我为之与父母百般周旋，只为能挤出分分钟打开那个魔盒，瞥一眼里面的光怪陆离。每个周二下午，各电视台设备检修，电视节目停播。寒暑假，午后阳光斜照里灰尘轻飞，电视里只有沙沙作响的雪花点和诡谲死寂的“地球”（后来知道，这个画面叫做电视测试卡），这样的场景构成了我对“百无聊赖”的最初概念。如果哪个电视台大发慈悲，轮播 “卫星云图”之类的节目，都能极大填补我的空虚——尽管我连半张图都看不懂。  
　　当然，每天计算父母回家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关电视使之冷却，营造出下午一直安心看书的假象，仍是寒暑假里贪看电视的基本功。时过境迁，如今家长对孩子防备的重点，已经转移到平板和手机上。倘若孩子对这些巴掌大的小屏幕不感兴趣，颇为复古地钟情于看电视，父母或许就要击掌相庆了；倘若钟情于“有教育意义”的新闻或纪录片——或者像我一样看卫星云图——那更是家门有幸，晚上要加个菜庆祝一番。  
　　寒暑假之外，每天晚上6点开始的儿童动画节目，则是我的电视饕餮之宴。7点开始的新闻时间是属于父亲的，8点开始的电视剧时间是属于母亲的。每天的晚饭时间，从7点整的新闻联播到7点38分的焦点访谈，是父亲在国家大事的伴奏下集中听取我在学校的表现并逐一做出批示的时间，让我一度听到新闻播报声便觉时间难熬。如今，我已经不需向父母做每日总结，但却会偶尔莫名怀念曾经难熬的、电视伴奏下的晚饭时光。  
　　电脑、网络，让电视终于从一代人的娱乐首选上退位。前阵子网络上有人发起调查，看一线城市独居的年轻人，电视开机率几何，结果是低得可怜。对于奋斗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如今终于拥有了纤薄开阔的大电视，有了二十四小时无休的丰富节目，在宽敞客厅里独占沙发的温柔，却失去了坐看电视一整天的余裕从容，还有几代同堂看电视的团聚感。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留恋的并不是那些电视节目，而是全家人的注意力投射在同一个事物上时，目光与话题交融而酿出的温情。于是网上的视频有了评论区，现在又有了“弹幕”，你一言我一语，努力营造“大家都在一起看”的氛围，但总归是差了那一点点最关键的味道。  
　　我不由想望向这种情感的来处。我知道，每个村里都有一棵大槐树，夏夜里会有男女老少聚在树荫下乘凉聊天；我也知道，每栋乡村老宅里都有天井，让一家人随时围坐着聊天或者发呆。但城市里没有这些。电视就是城市家庭的大槐树和天井。以此为中心，让人们互相陪伴，四世同堂，三口之家，二人世界，藉由电视，共有同一段时间、同一段心情、同一段生命。  
　　陪你看电视，电视不重要，你最重要。  
　　去往铁匠铺的路上，我还是一个撅着厚嘴唇的女孩。  
　　时光虽然让我的生命中走失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也让我懂得有过的好被我撞见了。  
　　我的手心再都没有因为遇见一些事物而热过，除了铁匠铺。有些时候，我甚至怀疑其中某些细节的真实，比如黄泥小路上的晨光，弥漫在空气里冷霜的味道，还有那磕磕绊绊相继走过的脚印。  
　　秋罢，农家院墙上有一排铁钩，上面挂着闲置下来的犁耙锄锹，一年的生计做完了，该挂锄了。庄稼人脸上像牲口卸下挽具似的浮着一层浅浅的轻松，农具挂起来时，地便收割干净了。阔亮的地面上有鸟起落，一阵风刮过来，干黄的叶片刷刷刷刷往下掉，入冬了，落叶、草屑连同所有轻飘的东西都被风刮得原地打转。早晨和傍晚，落叶铺满了院子，还有街道。远处重峦叠嶂的山体恰似劈面而立的一幅巨大的水墨画屏，霜打过的红叶还挂在一些干枝梢上，怕冷的人已经裹上了冬装，袖住了手。  
　　跑往山野的风停在农具上歇息，风把农具上的泥尘抖落下来，迷了过路人的眼，想起那金粉飘洒的阳春三月，农人看着挂起来的农具说：该进铁匠铺了。  
　　秋庄稼入仓，那些留在地里的秸秆和茬头堆积在地当央，火燃起来时，乌鸦在飘浮的灰烬中上下翻飞，它们在抢食最后一季逃飞的蠓虫儿。天气干爽得很，空气就像刚擦洗过的玻璃窗户，乌鸦的叫声，拨动了人敏感的神经。孩子们追逐着乌鸦，想把它们驱赶到高处的山上。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长条竹竿，那些抢食的乌鸦在孩子们的驱赶下飞往远处。谁家的马打着响鼻，河岸上未成年的柳树是拴马的马桩，青草在入冬之前衰败，如一层脱落的马毛，马干嚼着，不时抬头望着走往铁匠铺三三两两高声大气说话的人群。  
　　马肚子里装了村庄人所有成长的故事，每个人的故事马想起来都觉得好笑。马没能忍住它的表情，扬起嘴巴开始大笑。  
　　一个知道季节的人牵着他的毛驴走在村庄弯月形的桥上，他要翻越山头去有煤的地方驮炭，冬天，雪就要来了。驴在桥上停顿了一下，它听见了马笑，一只不晓得人生的蜜蜂未经许可落在了驴耳朵上，扰乱了它的清听，它很生气地抬起它的漆皮鞋“梆梆”敲打了两声青石路面，蜜蜂被抖擞飞了。赶驴人咳嗽了一声，嘴里挤出一声：“咑”。像风吹落了一棵柿子树上的柿子。都没有关系。驴胡乱想了点往事就又往前走了。  
　　村庄里的铁匠铺开始热闹了，用了一年的农具需要“轧”钢蘸火。用麻绳串起来的农具挂在铁匠铺的墙角，大锤小锤的击打声此起彼伏。取农具的人不走了，送农具的人也不走了，或蹲或坐，劣质香烟弥漫着铁匠铺。轧好钢的锄头扔进水盆里，一咕嘟热气浪起来。龇着牙的农人开始说秋天的事，秋天的丰收总是按年成来计算，雨多了涝，雨少了旱，不管啥年成，入冬就要歇息了。  
　　冬天是一个说闲话的日子，冬天的闲话把历史都要揪出来晒两轮儿。  
　　从小生活在村镇的那一代人，回忆起从前的日子来那是有很多说道的。每一个节气到来都要先敬神。天地间与人掰扯不开的神是农家院子里的天地爷神位，虽然敬奉的是天地人三界尊神之位，最主要的还是天、地神。万物的本源，没有辽阔的土地，人们便会失去生存的根基。我们的上古神话有盘古化生万物，盘古以肌肉化成田土，用血液滋润大地，后来又出现了后土。乡民们开工动土时先要献土，土为“后土”。后土是谁？本地传说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因为共工氏统治天下时，他的儿子能够平治九州的土地。后土有凭尊贵和功劳享受庙宇的资本。乡民院子里的“天地疙窑子”由专门工匠造就，大户人家都在自己正房的门脸前，有的在进大门处，有石雕和砖雕样式。拜祭地神与拜祭天神是对应的，天地合称为“皇天后土”。敬神是护佑来年风调雨顺，铁匠铺则是生活背后的力量。  
　　有人讲土地庙的土地神，最小的神直接管着人的口粮。说是山前山后各有土地庙，山前热闹山后冷清。山后土地来山前土地庙里抱怨，正好山前土地要出门会友，便委托山后土地代理几天，以便得些香火供品。山前土地前脚走便来一人祭祀，请土地刮一阵顺风，明天他要行船。接着又来一人，请土地明日千万不要刮风，他的梨树正在花季。没等土地决定又来一老头祭神求雨，他要种田。后又来一老太她要晒姜。山后土地实在是没有工作经验，急请山前土地回来定夺。山前土地告诉他：刮风顺河走，躲过梨树沟；黑夜把雨降，白天晒干姜。他们说现在的官员都是一方土地神，可惜少有山前土地的工作经验，大多感情判断，跟着政策来强行定夺。是不是更应该理解当下，不做无用之事，不放过有用之人呢？四散坐着的人就毫无意思地哈哈笑。  
　　在他们的谈话中，村庄里的事物都不是固定的，具有弹性，有拖泥带水式的长句。村庄已经不能叫村庄了，门外越来越看不见年轻人的脸了，连走过无意中吹了一声口哨都觉得是一种生气。围绕着铁匠铺的地上丢满了烟蒂，因为抢秋，黄土刺进了他们的脸皮，搓着脸上和脖子下的黄泥，弹出一个泥蛋蛋，又一个，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许就是现在这样的，一脸淡漠的自由。  
　　旧时的颜色就是由手艺人描绘的。我一直不相信有天堂，天堂在我的意念中该是叮当作响的铁匠铺。现在农业器具都是机械制造了，铁匠铺除了为一些工地打打铁钎子、铁镐头，别的活儿基本都没了。偶尔还会在街道上看到拴牲口的铁链，锁门用的门鼻子，以及钉棺材的铁钉。我在一家农家乐吃饭，上菜用的瓷盘子换成了铁锹，我一直在想，镰刀、铁叉、锄头、斧头、锤子如果都上了饭桌子呢？哈呀，显然就没有了吃饭的乐趣。随着时间推移，机器逐渐代替了手工，耕田用上了耕田机，收割用上了收割机，脱粒时再也不是老牛拉着石轱辘在转，而是用上了脱粒机。前不久在新闻上看到，为了禁止燃烧农作物秸秆还用上了打包机，看来用不了多少年，一些农具就会逐渐淡出人们生活成为民俗。伸展到生活细微处的那些铁匠铺，有一天就会成为多余的风景落幕，没有了铁匠铺的生活还会继续。铁匠铺没有了铁匠，所以就只能画在了纸上。  
　　乡村城市化的过程中，最明显的一点是让我们丢弃了铁匠铺。  
　　我怀念铁匠铺里男人们的气质、表情、谈吐和铁锤的敲击声，还有，是农具赋予了他们做人的尊严、自由和信心。  
　　沉睡一冬，季节忘记带钥匙，敲起春天的门环。门刚被推开一条缝儿，春天就踮着脚尖，顽皮活泼地踏进门槛。金黄的连翘花早早开口：“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2018年春节前立春，“春脖子长”，北方大地缺雪少雨，冬天早已失去威风。最早敲春天门的是风，轻轻地，悄悄地，春天淡粉浅黛，袅袅婷婷走来，叩动人心弦。开门一看，春光已经行走在村庄田野上。春风从袖筒、裤腿里钻进来，柔柔地触摸。人们开始祭春、咬春、鞭春、踏春、忙春、颂春，脸膛红扑扑的孩童奔跑着、雀跃着，农人犁耙和良种下地，在家的主人唤鸡狗、赶鹅鸭，一幅质朴温馨的中国乡村风景画，闪耀岁月亮光。  
　　大地和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苏醒，山冈原野到处闪动奔跑着春天顽皮的身影。杏树、桃树、梨树听到温暖的敲门声，忙着吐露新嫩与鲜美的花蕾。“春到人间万物鲜”，荠菜醒来，萌发簇簇新绿，被村姑村妇灵巧的手，一棵棵采摘进竹提篮。荠菜、马兰、山蕨、水芹、苦菜、香椿、马齿苋等各种野菜，为餐桌增添鲜嫩与清香。最开心的当数孩子，折一截柳枝，轻轻拧动，抽出雪白的茎，用剥下来的嫩皮做成筒状的柳笛，吹响阔别一冬的恣肆，声音悠扬。街头巷尾弥漫春草和小米粥缕缕的清香。  
　　动物伴随春天脚步活泼起来。温暖的阳光下，蜂蝶抖动翅膀溅飞淡淡的草香花香，大红公鸡站在麦秸垛上引颈高唱，黄鹂鸟站在树杈上欢鸣，黑白相间的燕子，衔着春泥，拖儿携女栖落老屋木梁上的燕窝，一会又在街巷和村边麦田上自由地飞翔，偶尔会眼前耳畔箭一般掠过。夜里燕窝里又传出低声细气的呢喃。春江水暖鸭先知。你看，那河畔的鸭群，只见第一只先抖起翅膀、贴着水面腾飞，接着是第二只、第三只……湖面上划出层层涟漪……  
　　松软的大地滚过悠远而沉闷的春雷声，土地温煦而松软。春风吹在脸颊上，痒痒的舒服极了。抬头看看天空，雾霾已经少见影踪，蓝天点缀着飘逸的白云。深深吸一口早春的空气，顿感周身充满青春活力。春雨后的沂蒙大地一片繁忙，悠扬的《沂蒙山小调》唱出渴望丰收的满腔热情和厚重底气。结伴劳作的人眯缝着眼，看晨雾冉冉飘向空中，侧耳聆听冰消雪融的声音，分明听懂了大地急促的心跳。  
　　咚、咚、咚……乡村回响着春天持续的敲门声，新时代的鼓点回荡在希望田野上。在春天的敲门声中，英俊挺拔的白杨树举起绿叶片“哗哗”鼓掌，簇簇花朵张开嘴巴齐声喝彩，温暖的阳光飘飘洒洒，松软的大地萌发着彩色的笑容与希望。  
　　近些年很多地方在举办“读书节”“读书月”等读书活动，助推全民阅读。还有地方特别设置“领读人”，以期助力养成阅读习惯。不过，我发现“领读人”大多是文人：小说家，诗人，编剧，记者……领读的多是文学作品，推荐的书籍，绝大多数也是文学作品……  
　　现在，全国每年出版部门推出的出版物在几十万种。如此之多的作品，相信不会都是文学作品。时代进步，科学发展，日新月异的变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学科，人们的认知和兴趣在不断地更新拓展。出版给人们的阅读增添了更宽阔的空间。有些人阅读不得要领，或者